

母爱沉甸

杨银海

江苏·无锡

mu ai chen dian

父亲过世的那一年，母亲刚四十二岁。

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，为人宽厚仁慈，很得人们的尊敬，而母亲却是一位地道的农民，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几乎不识几个字。当我懂得“人之初”的道理后，我就一直很怀疑父亲和母亲之间是否有爱情，事实证明我的怀疑和担心都是多余的。父亲和母亲一直都相濡以沫地生活着，从我记事起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，吵过一次架，整个和谐温馨的过程伴我度过了天真的童年和无忧的少年。

1993年的夏天，父亲患上了口腔癌。我那时候正念高三，功课学习压力都比较大，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把我

吓懵了，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。而那时候的母亲显得异常的坚强，里里外外张罗着一切，通常是忙完了家里就往医院跑。过了不久，父亲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控制，母亲做了一个她一生中也许永远都不后悔的决定：放弃家里所有的田地，一心一意地带父亲去省城治疗。

那年夏天的日子似乎很漫长，再次见到母亲是94年的春节，母亲带父亲回家过春节。时间虽仅过了半年，母亲却憔悴了很多，头上的头发白了一层，但眼神仍然那么坚强。

父亲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控制，已到了晚期，由于化疗的缘故已不能说话，照母亲的意思回家一起团圆过完春节后，继续带父亲去省城医疗。虽然此时的父亲已不能说话，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，母亲能读懂父亲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的意思，他们之间的交流始终那么默契，在言语和表情动作的交谈中，我也读懂了——那就是爱。

春节的那几天，我一直呆在父亲身边，不停地用纸和笔与父亲谈心，父亲对我说虽然他患上了癌症，但母亲所受的压力和痛苦比他这个病人却重得多。在省城的这几个月里，母亲为了节省费用，一天的伙食用两个烧饼一杯开水就打发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觉得他欠母亲

太多了。在纸上，父亲写的最多叮嘱就是要我无论发生什么状况，也一定要挺住，在将来他不在的日子里孝顺母亲。我哽咽着答应了。

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，春节过后，母亲又要带父亲去省城治疗，在走的那一天，母亲递给我一双用毛线编织的手套。从父亲递给我的纸条中得知，母亲回来后见我手上长满了冻疮，心疼得很，一天忙下来就坐在床头给我编手套，为了在临走前能编完，母亲昨晚整整一晚没睡。看着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我心里不由一阵抽搐，鼻子抽泣着，努力地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……

94年的夏天，父亲撒手尘寰了，当我从学校赶到家时，父亲已没了气息，母亲伏在父亲的躯体上哭得死去活来。看着这一切，我不愿承认这是现实，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脑海里一片空白，甚至忘记了哭泣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发觉母亲正拼命摇我的身体：“海儿，你怎么了？”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才回过神来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在这。”我抱着母亲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事过许多年，在我的脑海中，这是唯一的一次关于母亲流泪的记忆。

同年七月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被远方的一所院校录取，这使得母亲很是欣慰。

在开学前几天，母亲一直在我耳边叮嘱出门在外的生活细节：“钱尽量省着花，但也不要太节约；菜可以不吃好菜，但饭一定要吃饱”，听着母亲的叮咛，望着母亲忙碌不停的身影，我不禁担心地问：“妈，你一个人在家行吗？”母亲的回答很肯定：“怎么不行，你放心，我供得起你，你安心学习就是了。”母亲的表情很自信。

日子似流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。到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染上了抽烟的不良习性，有一次，竟然被我的班主任当场捉住。班主任是一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完美主义者，马上就写信给我母亲，我想像不出母亲接到信后的表情，那几天我一直对母亲有一种负罪的感觉，很压抑。过了几天，班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，把母亲的回信递给我：“你看看吧，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
信是由母亲口述，别人代笔的，信纸很破，上面被虫子蛀了很多小洞，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找到那张信纸的。在信里，母亲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没有好好教育我，给老师添麻烦了，请老师务必原谅。看着那张破烂的信纸和信的内容，我的心几乎快碎了，恨不得马上回家，跪在母亲面前，细数自己的不是。班主

任显然也被那张破烂的信纸和母亲的诚意感动了，那一次居然没有深究。“你母亲养你不容易，你应该珍惜啊。”班主任长叹一声。

那年寒假我回家，在路上我一直想该怎么向母亲道歉。当我回到家时，情况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向母亲提及我在学校抽烟的事情时，低下了头，想等待母亲严厉的训斥，却听到母亲哽咽的声音：“海儿，你抽烟我并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如果你以后想抽的话，就熬一熬，等放假回到家里了再抽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半晌无语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抽过一支烟。

四年的学习生涯一晃而过，在父亲离去的日子里，我由于学习的关系，和母亲总是聚少离多，每次放假回家都很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天。我知道，在母亲的心中，一直为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，而在我的心中，由于母亲的存在，我也不感到比别人缺少什么，我同样以有这样的母亲为傲。

然而在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，我和母亲却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争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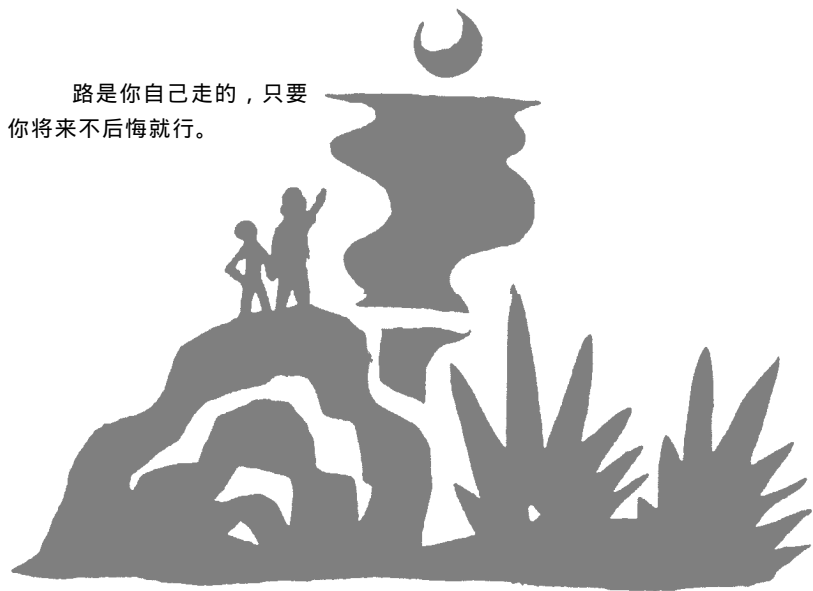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以后，母亲托父亲原有的关系帮我在镇政府谋得一份闲职，上了一个礼拜的班，我觉得不适应这种生活，更不想囿于这个小圈子里面拼命挣扎，于是我向母

亲提出了打算离职的想法。母亲很不能理解我，在母亲看来，平平安安过一生才是最重要的，目前的工作正可以提供这份保障，而刚毕业的我，雄心万丈，一心梦想出人头地。

那一次，我和母亲一共呕气了三天，最后母亲还是尊重了我的想法，只是丢下了一句话：“路是你自己走的，只要你将来不后悔就行。”我默然。

梦想和现实总有那么一大段的距离，刚出来的时候，

路是你自己走的，只要你将来不后悔就行。



我才发现现实的残酷。在失落的日子，我常想母亲，想起家的温馨和暖人，伴随而至想回家的冲动。而每次回家，母亲总是对我说“别灰心，一切都会好的”，母亲的这句话伴我走过了在外的几个年头。如今，我虽然还是没有出人头地，但已经能很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，因为我相信母亲所说的那句话——一切都会好的。

去年春节回家，母亲神秘地告诉我——她学会写字了。我忙叫母亲写几个字看看，拿笔姿势很别扭的母亲有些不好意思，一直反复念叨：“写什么好呢？”我答道：“当然是写你最擅长、你认为写得最好的字了。”

过了半晌，母亲把写好字的纸递给我，纸上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竟然是我的名字。可以想像，没有念过书的母亲为练习我的名字付出了多少艰辛，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母亲的口气充满了期待。

“妈，您是最好的！”我哽咽道。



点评

这篇文章，已经不知道看过第几遍了，然而每次看到“母亲把写好字的纸递给我，纸上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竟然是我的名字……”，我都会感到在平淡的文字中隐藏的力量，那是一种让人流泪的力量，是的，每次都是这样。自知自己一向不是一个轻易动情的人，但是此刻，我的心灵竟变得如此脆弱。其实也并不奇怪，想是它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远方的母亲吧？那些和杨银海一样的千千万万的游子，不管是谁看到这篇文章，我想，也都会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。

我们在岁月中长大，母亲在岁月中老去，青春也终于见了白发……世上的事每天都在变化，但是母爱却永远不会改变。

周慎超

安徽·全椒

那一片水杉林

na yi pian shui shan lin

那一片水杉林是活在心中的。母亲说，这杉树是给我将来娶媳妇盖房子用的。

我记不清哪一年，父母就把大哥、二哥的房子盖好了。那时我还很小，好象感觉一夜间那破烂的土房子就变成了十几间大瓦房。长长的围墙把八间瓦房连在一起，在房子的最东边和最西边各是一间厨房。从后院的大铁门进去，特别是夏秋，立即闻到浓浓的水果香味。小时候嘴馋，经常从里屋搬出一把椅子，站在椅子上，够着葡萄架上的葡萄，其实，地上的席子上说不定还放着刚刚摘下的梨子呢！还有那挂满枝头的柿子，我更是盼着

它早点熟，在园子中央是一口大水井，热极了，我常常提着水朝身上冲凉。

母亲想，大哥、二哥每人四间大房子，各有一个厨房，还有院子、水井、果树，每人都很公平，也该满足了，哪家的姑娘嫁到我们家来，也不会有二话说。

过路的人和来访的人也都称赞这房子的结实、牢固，可以住好几辈子。母亲听了，总是笑的合不拢嘴，家里的人都很开心，感觉日子就象我吃的那些葡萄，甜甜的。

母亲常逗我：“三儿，看，这房子是你大哥、二哥的，可没你的份，没房子，可娶不到媳妇。”每次说这些，羞的我的脸象块红布，恨不得找个缝溜之大吉。有几天，我看见母亲和父亲总是小声的嘀咕什么，我也懒的管大人的事，只顾玩。这天吃饭时，母亲对我说：

三儿，赶明儿，我跟你爸上街买些水杉树栽在房子前面，等你长大了，这树也就长大了，将来盖房子要派上用场的，多余的卖了钱留着娶媳妇用。”母亲又对我两个哥哥说：“听着，这可没你们俩的份，到时候还得帮着点三弟。”大哥、二哥都点头笑着。“三儿，那时，爸妈都老了，盖不动房子，你要自己动手哦。”我激动极了，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男子汉，我连忙点头称是，然后一溜烟跑到小伙伴那边自豪的说：“我妈上街买水杉树。

给我长大了盖房子、娶媳妇用。”小伙伴的妈妈听了，笑的蹲在地上叫肚子疼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在睡梦中就听到了拖拉机的“隆隆”声，那是我爸妈出发去买水杉树了。一整天，我都在盼着拖拉机的声音，好几次跑到村口去张望，很晚，爸妈拖着一整车水杉树苗回来了，我迫不及待的冲上去，帮他们把树苗扛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请了一大帮小伙伴挖坑、提水，有几个家伙回家也嚷着让他们的妈妈给他们买水杉树。

水杉树渐渐的大了，屋前屋后，都是阴凉，都是欢声笑语，我也慢慢的长大了。到了大哥娶媳妇的年龄了，村子周围的熟人常上门提亲，母亲乐呵呵的，大哥的喜事圆满的就办了。

又过了三四年，到了我二哥该娶媳妇的年龄。这时候，办喜事就讲究排场了，农村开始流行住楼房，母亲一下子慌了手脚，二嫂那边发话了，没有楼房就不嫁。后来，双方达成协议，给我二嫂在银行里存1万块钱，两年死期，这才把二哥的婚事给办了。这时候，家里欠下一大笔债，就压在父母身上。

屋前的水杉树大概长大了吧，母亲好象已经忘了还有杉树。偌大的园子被分成了两家，变的狭窄拥挤了。人

们都在喊着向小康迈进，而我父母却依旧要向贫困挑战。

左边的园子响起了婴儿的哭闹，母亲赶忙赶过去看看；西边的二哥和二嫂不知为什么小事吵了起来，母亲赶忙过去和解；有一次，大嫂和二嫂在园子里相互争吵，母亲丢下手里的活儿过来劝说，大嫂、二嫂都指责母亲偏心，而两位哥哥却无动于衷。我慢慢的走向身为母亲的三个女人旁，扶着母亲走到屋外，那片葱郁的水杉树下，让母亲偷偷地把忍着的泪水擦去。一缕阳光穿过翠绿的水杉叶一，落在母亲苍老的面容上，我哭了。

我倚靠在一棵粗大的水杉树上，那是母亲为我盖房



那一片水杉林是活在心中的。

子娶媳妇而种下的，然而，现在，在她眼中，这些水杉树对我起不了作用，因为我考上了大学。

我就要离开那栽满果树的园子了，还有陪伴我愉快童年的葱翠的杉树林，还有我的父亲、母亲；而我的父母，也许是忍、受不了家里的压抑、郁闷；也许是为了我读大学的费用，他们来到县城，租了间房子，在菜市场摆摊卖蔬菜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每天一大早，父亲和母亲就出门了，很晚才回来。也许对母亲来说，这样的忙碌才能忘记烦恼，感觉日子有奔头，生活有阳光。

寒假归来，屋前的水杉林不见了，只留下两棵粗大的杉树孤独的摇摆。一种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感涌上心头，大概是他们也不忍心伐去；也许，是为了儿女能在树阴下戏耍吧，水杉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宽大的蔬菜棚，那里面哥的嫂们栽培的菜菇正茁壮的成长，

侄儿跑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叔叔，妈妈说这个……卖了钱给我上大学用。”我抱起侄儿问：“长大了，对爸爸妈妈好吗？”侄儿说：“好。”我摸着他的头，泪水一大颗一大颗的掉下来，而此时此刻，我的父母正在拥挤而喧闹的菜市场里，也许正为了1毛钱和人争执不下。

找工作的两个月，我没给家里捎一点消息。父亲说，

母亲的心脏病又给急犯了。

现在，我住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小楼，在夜间，时常感觉我的眼前就是一片宽广、无垠的水杉林，在水杉林的深处，有一座宽大的木房，那是我用杉木盖起来的。我和我的新娘正扶着父母走进屋里，一抹玫瑰色的夕阳撒在屋子的顶上，成了一朵灿烂的笑容，那一定是母亲在笑。



点评

第一遍读完这篇文章，我突然感觉压抑，这种压抑不知从何而来，我走到阳台，点了一支烟。

从作者的文笔中，我感到了无奈，凄惶，还有一丝嘲讽，嘲讽自己面对家庭的困窘却无能为力。

但是，再读时，竟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，尤其是那片水杉树。

水杉树陪伴孩子走过了童年，水杉树给了孩子成长的梦想。这梦想是母亲在孩子心中种下的。那时候，水杉树在孩子的家门口，梦想在孩子的心中。

后来，水杉树林变成了蔬菜棚。这决定是母亲作出的，同样是为了孩子的成长。这时候，水杉树消失在孩

子的家门口，孩子却一步步地实现梦想。

现在，孩子已经长大，水杉树也早已不在，但是，水杉树却成了某种标志，它与母亲有关。水杉树就是母亲，它在孩子的心间。

那一片水杉林.....

我的母亲

白继洲

湖南·华容

wo de mu qin

离开故乡，在外工作二十多个年头了，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每当看到活泼可爱的女儿撒娇，跟上班的她妈泣别时，总是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，对我母亲的思念。
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白天出集体工，忙碌公家的事，收工后，又忙家里的事。母亲常说：“人生就象打仗一样，出工给公家打仗，收工在家里打仗。”我们兄妹七人，要吃饭、要穿衣，又正是要上学的时候，吃喝拉撒、缝补浆洗、笔砚纸墨，哪样也不能少。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含辛茹苦，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不知疲倦地劳作着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晚上睡得很晚。

在那个买什么都要票的年代，家里穿衣的人多，弄布票难，弄钱更难。好在那时，每家还可以种点棉花，母亲就自己动手纺织。当雨雪天不能出工时，母亲便把纺车从阁楼上取下来，打打灰尘，找出铁锭子安上，再用粗线做成一条传送带，将锭和车盘连起来。母亲右手轻握车把摇动大车盘，细细的锭子便飞快地转起来，左手拿一根棉条往锭子尖上轻轻一拉，一根细细的棉纱就纺出来了，随后控制车盘的右手稍稍地一回，便将棉纱盘到锭子上。

母亲的右手来回转动，左手一扬一收，纺车发出悠扬和谐、节奏分明的“嗡嗡……嗡嗡……”声，这声音是一曲绵绵不绝的纺纱曲，环绕悠长，美妙动听；这动作似孔雀舞蹈，轻盈柔美，赏心悦目。不一会儿，一根根棉条变成了一锭锭棉纱。我在一旁不停地把棉花搓成棉条，好像把温暖搓进了棉条里，也似乎摸到了久盼的新衣。纺的纱锭多了，母亲又将一个个纱锭装到织布机上，右手往下一拉一拉，左手向前一推一推，双脚往下一踩一踩，滚动经线，推紧纬线，拉动梭子来回穿梭引续线，“咔嚓、咔嚓……”、“啪哒哒、啪哒哒……”经线纬线交织，一块均匀的粗布就织出来了。

然后母亲把布洗软，说是这样贴身、暖和、不扎人，